

子虛賦

作者：司馬相如

楚使子虛使於齊，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。畋罷，子虛過妫烏有先生，亡是公存焉。坐定，烏有先生問曰：「今日畋樂乎？」子虛曰：「樂。」「獲多乎？」曰：「少。」「然則何樂？」對曰：「僕樂齊王之欲誇僕以車騎之衆，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。」曰：「可得聞乎？」

子虛曰：「可。王車駕千乘，選徒萬騎，畋於海濱。列卒滿澤，罟網彌山。掩兔罝鹿，射麋脚麟。驚於鹽浦，割鮮染輪。射中獲多，矜而自功，顧謂僕曰：『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之地，饒樂若此者乎？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？』僕下車對曰：『臣，楚國之鄙人也。幸得宿衛十有餘年，時從出遊，游於後園，覽於有無，然猶未能遍睹也，又焉足以言其外澤乎？』齊王曰：『雖然，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。』

「僕對曰：『唯唯。臣聞楚有七澤，嘗見其一，未睹其餘也。臣之所見，蓋特其小小者耳。名曰雲夢。雲夢者，方九百里，其中有山焉。其山則盤紆峩鬱，隆崇崕崕。岑崑參差，日月蔽虧。交錯糾紛，上干青雲。罷池陂陀，下屬江河。其土則丹青赭堊，雌黃白坩，錫碧金銀。衆色炫耀，照爛龍鱗。其石則赤玉玫瑰，琳璫昆吾。璊玃玄厲，礪石砮砮。其東則有蕙圃，衡蘭芷若，藟葛菖蒲。芷薜蘼蕪，諸柘巴苴。其南則有平原廣澤，登降陁靡，案衍壇曼。緣以大江，限以巫山。其高燥則生葳薺苞荔，薛莎青蘋。其埤濕則生藏蓂蒹葭，東籬彫胡。蓮藕觚盧，菴閭軒於。衆物居之，不可勝圖。其西則有湧泉清池，激水推移。外發芙蓉菱華，內隱鉅石白沙。其中則有神龜蛟鼉，玳瑁鱉龜。其北則有陰林，其樹梗柟豫章。桂椒木蘭，檠離朱楊。楛梨棗栗，橘柚芬芳。其上則有鸞鷯孔鸞，騰遠射干。其下則有白虎玄豹，蝮蛇貍狌。

「於是乎乃使剽諸之倫，手格此獸。楚王乃駕馴駁之駟，乘彫玉之輿。靡魚須之橈旃，曳明月之珠旗。建干將之雄戟，左烏號之雕弓，右夏服之勁箭。陽子驂乘，嬖阿為御。案節未舒，即陵狡獸。蹴蛩蛩，躡距虛。軼野馬，陶駘。乘遺風，射游騏。倏眴倩淪，雷動焱至，星流霆擊。弓不虛發，中必決眚。洞胸達掖，絕乎心繫。獲若雨獸，揜草蔽地。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，翱翔容與。覽乎陰林，觀壯士之暴怒，與猛獸之恐懼。徼受詘，殫睹衆物之變態。

「『於是鄭女曼姬，被阿錫，揄紵縞。雜織羅，垂霧縠。襞積褰縟，紆徐委曲，鬱橈谿谷。袞袞袞袞，揚旒戍削，蜚襪垂髻。扶輿猗靡，翕呶萃蔡。下靡蘭蕙，上拂羽蓋。錯翡翠之威蕤，繆繞玉綏。眇眇忽忽，若神仙之髣髴。」

「『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，嫫媧 窳，上乎金隄。揜翡翠，射駿驥。微矰出，蠟繳施。弋白鵠，連駕鵝。雙鶴下，玄鶴加。怠而後發，游於清池。浮文鷁，揚旌棧。張翠帷，建羽蓋。罔玳瑁，鉤紫貝。縱金鼓，吹鳴籟。榜人歌，聲流喝。水蟲駭，波鴻沸。湧泉起，奔揚會。礪石相擊，硠硠磕磕。若雷霆之聲，聞乎數百里之外。」

「『將息獠者，擊靈鼓，起烽燧。車按行，騎就隊。纚乎淫淫，般乎裔裔。於是楚王乃登雲陽之臺，怕乎無為，憺乎自持。勺藥之和具，而後御之。不若大王終日馳騁，曾不下輿。脗割輪焜，自以為娛。臣竊觀之，齊殆不如。』於是齊王無以應僕也。」

烏有先生曰：「是何言之過也！足下不遠千里，來貺齊國，王悉發境內之士，備車騎之衆，與使者出畋，乃欲戮力致獲，以娛左右，何名為誇哉！問楚地之有無者，願聞大國之風烈，先生之餘論也。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，而盛推雲夢以為高，奢言淫樂而顯侈靡，竊為足下不取也。必若所言，固非楚國之美也。無而言之，是害足下之信也。彰君惡，傷私義，二者無一可。而先生行之，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。且齊東階鉅海，南有琅邪。觀乎成山，射乎之罘。浮渤海，游孟諸。邪與肅慎為鄰，右以湯谷為界。秋田乎青丘，徬徨乎海外。吞若雲夢者八九，於其胸中曾不蒂芥。若乃俶儻瑰瑋，異方殊類。珍怪鳥獸，萬端鱗萃。充牣其中，不可勝記。禹不能名，高不能計。然在諸侯之位，不敢言遊戲之樂，苑囿之大。先生又見客，是以王辭不復，何為無以應哉！」